春秋經解

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經解卷三

宋　崔子方　撰

莊公

元年春王正月

莊公不言即位知桓公之弑也

三月夫人孫于齊

此夫人內諱奔猶曰辭孫而去云爾且夫人已在齊矣而此復言孫于齊何見夫人之久于齊也何以知

夫人不於此始孫乎先君之喪既葬嗣君之立既踰年魯國之難已定而夫人有君母之尊於內可以無畏矣則無為於此復孫也且夫人與公同出而公弒其敢以魯內難未定而歸乎其不然明矣然則何以必於三月焉書之夫人其以是月始自齊反於魯乎故於其將反而書之以見夫人之久于齊者得罪於魯而不敢入故春秋因責弒君之罪貶其氏姓而曰夫人孫也貶夫人者或去姓或去氏或氏姓俱去焉

何也蓋婦人之稱必以氏姓姓正本也氏旁出也婦人既有其父母家而又有其夫家此所以兼氏姓而稱之歟故春秋之例於其不得於父母家則貶其姓於其不得於夫家則貶其氏其兩不得焉者則氏姓俱貶穆姜出姜皆從君於喪娶此不得於夫家者也故貶其氏焉而曰婦姜哀姜之孫齊人殺之此不得於父母家者也故貶其姓焉曰夫人氏至於文姜外淫其兄內殺其夫其毒之甚至於為二國患是其兩

不得者也故氏姓俱貶焉而曰夫人也婦人惟以謚
配姓不言氏然則吾諸姬紀季姜何以不氏自父母
之辭言之不以氏也夫人孫何以不日蓋以罪畧之
且見夫人久于齊不可以日舉也夫人孫例日
夏單伯逆王姬
二傳曰逆當從二傳為逆單國伯爵蓋失地之君而
寓於魯者也失地之君何以不名凡諸侯之名者以
見其失地也今單伯見臣於魯其為失地可知矣禮

諸侯不臣寓公今魯使單伯逆王姬是臣寓公矣其不言如京師不正魯之臣寓公故不與其使也傳稱昭公孫于齊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此蓋齊欲臣魯侯也然則春秋之時諸侯而臣寓公者有之矣夫諸侯之不相禮也有執而戮之殺而用之者則其臣寓公何足多怪左氏以為天子之大夫故以逆為送然誤矣且下書單伯會伐宋單伯會齊侯單伯如齊單伯至自齊皆我大夫之辭也二傳謂我大夫之命

于天子者故不名且天子之元士視附庸之君春秋猶且名之豈有諸侯之命大夫而不名者耶又其後七十餘年而單伯復見則非一大夫明矣齊魯仇讐之國而為之主昏姻雖有天子之命可以辭矣故不月以見譏逆王姬例月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土功曰築木功曰作築臺築囿土功曰築也作南門作雉門木功曰作也王姬之館則何以言築蓋垣之

也其言于外何垣之然後于外也築王姬之館淺事
也何以書見垣之于外之為禮矣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王之所以稱天者為繼天而王也以桓之大惡天地
所不容王生不能正其罪死又錫命以寵之以王為
不天矣故去天以見之
王姬歸于齊

由魯嫁故志之也按本例云內如歸例月知王姬歸亦例月矣仇讐之國而爲之主昏姻故不月以見譏

齊師遷紀郱鄑郚

紀之三邑也不言伐蓋齊刧而遷之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餘丘夷國於發語辭猶言於越也

秋七月齊王姬卒

此莊公所謂服大功者由魯嫁且來赴故卒之也按本例云王姬不日卒蓋闕也凡甍卒有不日者皆類此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溺我大夫之未命氏者也此衛侯朔得罪于天子而走之齊齊爲之伐衛以納朔而溺往會之不正其逆天子之命故月以見譏凡内伐例時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七年而後葬則王室之事可知矣按本例云其不日蓋譏也譏其不及禮而葬也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季紀侯母弟而為世子者也紀侯欲去其國乃使紀季以酅入齊自比于附庸所以下齊而存宗廟也其言入何自外入也雖以是而存宗廟然入于齊未可

謂得其所也

冬公次于滑

其不言救紀未成乎救也公有畏矣故不月以見譏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夫人享齊侯如齊如齊師會禚會防會穀皆書姦也然辭不見譏又不變日月之例何也中冓之事難言之惡春秋所不道亦書其實而已猶若無譏焉為內諱也雖然敝笱載驅之詩存則文姜之惡不患不見

于後世

三月紀伯姬卒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紀侯大去其國

其曰紀侯大去其國賢紀侯也春秋之所謂賢者宜莫如紀侯以為不失仁義之道也嘗試言之夫守人之土地繼人之統業上不辱其先君下足以為百姓主與民守之效死而勿去此固義者之事然而將甚

殘吾民也則又仁者有所不忍度時之所不可量力之所不能不以其地戰其民不以所生害所養杖策而去之如脫屣然此固仁者之事然而將輕亡其先也則又義者有所不肯是以太王去邠而稱其仁諸侯死社稷而謂之義若夫求仁義之全則未也嗟夫春秋之時紀之為國也微而介乎大國迫齊之強自桓五年齊侯鄭伯如紀欲以襲之紀於是乎始懼齊矣紀魯蓋昏姻之國也故明年會魯于成以謀齊難

又朝于魯以請王命而求成于齊八年而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明年而紀季姜歸于京師此豈魯為紀謀而求援于王者耶然而天子之威不可恃也鄰國之援不可久也則宜有軍旅之事焉故十二年為曲池之會以結莒魯又明年乃與鄭伯來會以與齊戰而幸勝之會明年齊侯禄父卒紀乃得息肩于齊者數年雖然小國之勝大國之所懲也不可以不修好焉於是下齊而事之故十七年因魯以會齊侯而為

黃之盟然則紀彷徨于數年之間以謀其國家者亦
至矣彼齊人抱虎狼之心利紀之肉而未厭越明年
乃遷紀之三邑而取其地夫紀之地不盡則齊之求
無已社稷之憂近在朝夕紀侯於是焉而謀曰將於
此而守之則患力之不足將於此而去之又懼宗廟
之不血食也故再歲而使季以酅入齊所以事齊也
又明年而大去其國所以違齊難也君子推當時之
事原紀侯之心而善之蓋曰與其效死而莫守不若

去之而全民人之為愈也與其輕去而見亡不若下齊而存宗廟之為愈也是以紀侯雖亡國之君而行兼乎仁義足以取貴乎春秋故於其奔亡則為之諱而書曰紀侯大去其國也且以見紀國之亡有義以存之紀侯之去有仁以行之諸侯失地名而紀侯不名蓋貴之也其曰大去焉大之也雖然於文未知其為齊取之故先書齊侯如紀以起其事又書齊侯葬紀伯姬以著其末則無患不明此春秋之義也然又

有疑者且自齊侯鄭伯如紀至紀侯之大去蓋十有八年其間紀之所以謀齊者則至矣而未見齊之加兵于紀者何也齊紀蓋鄰國也齊强而紀弱彼朝夕伺隙乘間以侵攘吞噬於紀者未嘗一日而忘也始則欲因朝而襲之中則奪其邑而遷之終則脅逐而取之故齊之得紀終未嘗有顯然大侵伐之事者蓋亦可知已矣夫大去重事而以時志蓋賢紀侯不使與滅國同例且見紀之實非滅也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伯姬吾女為紀夫人而乃齊侯葬焉然後知齊之果滅紀也夫葬紀伯姬於齊淺事也而斥齊侯蓋惡之也以見取人之國迫逐其君而葬其夫人不邺其大而治其細以齊侯為偽矣按本例云諸侯葬例月知夫人葬亦例月也此加日而葬隱之也亡國之葬也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公內棄國事外忘父讎而與其微者狩以公爲病矣

故盡其辭又不月以見惡焉禚內地

五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是齊侯之師也不曰夫人姜氏會齊侯于某而曰如齊師當時之辭也蓋齊侯數出與文姜會淫愧其無名乃興師而出託有征伐之事焉文姜於是會之春秋如其志焉是以書夫人姜氏如齊師也然則齊師

何以不地不地然後知齊師之有託也齊無所用其師焉爾屈完國佐如師陳侯如會固先地矣

秋郳犂來來朝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伐衛所以納衛侯也下書王人救衛衛侯入于衛知此伐衛以納朔也公會四國之微者以敵王之師而納王之所惡以公為罪矣故不月以見譏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禮天子之三公受地視公侯稱周公祭公者是也天子之卿視伯稱祭伯召伯者是也天子之大夫視子男稱劉子單子者是也此天子之寰內諸侯也其未錫爵而命以氏則稱氏與字榮叔家父之徒是也其未命以氏者直書字而已叔服是也皆天子之大夫也士則賤矣不以爵通宰咺石尚之徒是也下士益賤矣不以名通稱人而已凡稱王人者是也今稱王人蓋其微者而又字之所以進之也善其能救衛也

周室之微政令不下行不能撫諸侯也久矣今乃禦諸侯之師而救衛焉故善之善之故詳志而月之也

救例時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其言入何未得其所也彼得國矣雖然因諸侯之衆犯天子之怒以入其國未可謂得其所也其不言諸侯納之何也諸侯有奔亡者諸侯相與納之蓋可矣然不正其逆天子之命而納之此春秋之所不與致

公之伐而不與納衞侯則衞侯之惡明矣

秋公至自伐衞

由僖之前例不致於其有危則致不正公之逆天王之命以是爲危矣凡往不月者至亦不月也

螟

冬齊人來歸衞俘

抗王之師納王之所惡又相遺以俘則諸侯之不賓王也甚矣彼言來獻戎捷此言來歸衞俘此獲也我

與有力焉歸我而已蓋與齊人分衛之所獲也且以見魯罪焉其為譏明矣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星隕自上下而有見于下者也衆多如雨也

秋大水無麥苗

無麥與苗兩穀不登矣而傳謂不害嘉穀何哉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言會見齊志也此載驅之所爲作也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其言以俟陳人蔡人何僞辭也辭不必言以而加以
焉知其爲僞辭也當時之辭也葢莊公與齊人有伐
郕之約故以正月興師然齊師未至故次于郎以
待之然則此俟齊也不曰俟齊而曰以俟陳人蔡人
夫兵詭道也公恐郕人聞其謀而得爲之備故宣言
曰吾師次于此以俟陳人蔡人而已凡言次者有所

之而止于是者也今不目所事而直曰以侯陳蔡則其爲僞明矣春秋不沒其實焉與書以成宋亂同義且春秋書以有二義如執宋公以伐宋執北宫結以侵衞此以者也以成宋亂以侯陳人蔡人此不以者也蓋彼于文不可不言以而此于文可以不言以如會于薄釋宋公次于聶北救邢之類不言以也

甲午治兵

正月師次于郎至夏始圍郕嫌于久次而無名故以

甲午而治兵所以爲久辭也春秋欲終始其事故不
没焉而傳謂兵事以嚴終治兵而陳蔡不至此見以
俟陳人蔡人之辭于文不終不得其事而爲之説也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桓公死于齊魯于齊則讎也郕與魯皆文王之昭魯
于郕則同姓也今會仇讎之人圍兄弟之國以莊公
爲不避矣故郕人雖量力之不敵然卒不肯爲莊公
服而獨降于齊師焉傳謂諱滅同姓不言降吾師避

之者誤矣

秋師還

春秋未有書師還者夫莊公以正月興師久次于郎夏而圍郕卒不獲利歴三時而師還葢曰釋讎以伐親爲詐以欺敵暴師逾時敵不爲服我專其惡齊享其利師罷而歸國人咎焉故書師還所以終始其事而見其惡也而傳謂師還而君子善之者誤矣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無知何以不氏與族非公子而未命氏者也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齊人殺無知猶衞人之殺州吁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當是時齊無君故公及其大夫盟不恥也其曰齊大夫衆辭也雖然當其無君可以無盟矣故不日其盟以見譏又不正公之釋怨而與讎盟春秋惡焉故又不月也

夏公伐齊納子糾

晉人納捷菑於邾弗克納不言伐此言伐者起下乾時之戰知以納子糾而戰也下言取子糾殺之知其不克納也然則何以不言弗克納公以四月伐齊納子糾而小白先入襄公已葬君位定矣至於八月猶與齊戰蓋公欲納子糾之志篤矣然後知捷菑弗克納者晉人以義弗克而去之明矣不正公釋怨而納讎人之子故不月以見譏

齊小白入于齊

不曰公子見小白之不當立也小白君矣其不以歸言之何也篡兄爭國敵者在外未可謂得其所也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此葢公戰也不言公夫戰危事不以公親之尊親之道也然承上公伐齊知戰者公耳且春秋於外有不書敗績於内有書我師敗績而傳獨以為内諱敗舉

其可道者何耶夫兵之勝敗不可以爲常敗未足爲
恥何遽諱乎夫春秋之所謂諱者豈徒然巳哉蓋於
其國有大惡則諱不幸則諱所恥則諱與夫難言之
惡則諱於外爲賢者則諱其他不諱也雖然其爲之
諱也亦必有以見之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取易辭也不曰公子糾而直曰子糾從在喪之文見
子糾之當立故也子糾當立則小白之不當立明矣

殺公子例時見魯之不能存子糾故月之以重其譏也

冬浚洙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凡言敗某師者未得乎戰也詐戰也不正公一歲而兩敗人之師故皆不日以見譏

二月公侵宋

三月宋人遷宿

自遷者地遷之者不地宋人遷宿宿入于宋也齊人
遷陽陽入于齊也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郎魯地不言侵伐見未得乎侵伐也齊師宋師次于
郎而獨敗宋師則知未得乎戰明矣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春秋之例諸侯以歸者名蓋以其處南面之尊有社
稷之任而輕服于人於是為不肖故春秋名而賤之

蔡侯以一敗之故而遽服于楚以蔡侯為病矣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國滅不言出奔國已滅矣無所自出故也其不名閔之也力不足而為大國所滅故閔之滅者見閔則滅之者罪矣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秋宋大水

冬王姬歸于齊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紀叔姬紀季之妻也歸于酅季在酅也夫紀已亡而猶繫之紀酅入于齊而不繫之齊凡以見紀之宗廟存焉爾諸女書來而不書歸紀叔姬書歸而不書來蓋非歸寧而來又非見出而來國亡而來也不書其來閔之也而書其歸喜復其所也以月志重其事也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以尊及卑也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宋萬弒君之賊也宋人不能即討縱之踰時而後出奔以為其國無臣子矣故月之以志其久且見惡也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齊猶未見信于諸侯故皆使微者會

夏六月齊人滅遂

齊侯猶未見信於諸侯乃滅遂以警之然遂未有罪也古之王者使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今齊桓圖霸乃夷滅小國以求見畏於大國也則其於懷德遠矣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當是時魯亦大國而鄰於齊齊欲謀霸而魯不會故齊為柯之盟以求魯也齊桓不能修德以來諸侯而

顧爲私盟以屬魯故不月以見譏且公前年納其讎

而不克親與齊戰今乃從而受盟以公爲愧矣故又

不日也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宋大國不欲齊之霸雖與北杏之會而終以不從所

以致齊人之伐也

夏單伯會伐宋

魯猶不與齊三國既伐宋而後單伯乃往會之

秋七月荆入蔡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衞侯鄭伯于鄄

諸侯皆在而魯乃使單伯往會見魯之不欲霸齊也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會于鄄

魯又不往會

夏夫人姜氏如齊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鄭人侵宋

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宋人伐鄭報見侵之怨也齊人與衛人助之齊侯嘗主鄄之會矣欲以義從諸侯故為宋伐鄭也故先宋後齊以見之

秋荆伐鄭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

滕子同盟于幽

公羊曰公會當從公羊加公字諸侯同盟齊始霸也

桓盟不日桓會不月蓋信而安之故變例以見之也

凡春秋變例以為言者有襃貶存焉

郳子克卒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詹鄭大夫之未命氏者也鄭詹之罪何前年背會而

侵宋者豈鄭詹為之歟今齊行霸然後有討於鄭而

眚見執也春秋或稱人以執或稱爵以執稱人以執
執有罪也雖有罪然人非所以執矣稱爵以執執無
罪也彼無罪雖天子不得而執況諸侯乎凡執之志
皆譏也諸侯與大夫皆命於天子非天子命而執之
是專執也春秋所以為譏矣是以未有書執某人者
然則微者之執不譏於春秋

夏齊人殲于遂

其曰齊人殲于遂無遂之辭也見遂之不能殺齊人

而齊人自取殺于遂云爾

秋鄭詹自齊逃來

鄭詹之逃以來我故書也其曰自齊齊有奉之者也

執人之罪不能即治有奉而逃焉則有司之罪矣

冬多麋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夏公追戎于濟西

其言追戎于濟西何蓋戎非伐我也過我于濟西公

聞其過而追之至于濟西而已故先不言伐我而後亦不言弗及則畏乎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巂弗及也傳者謂不言其來諱之且戎伐我于我未有損焉何遽諱乎至于書狄伐我又何以不為之諱也夫戎之過我未為有罪且亦疆場之事爾而公顧自追之見公之輕身而妄行故不月以見譏

秋有蜮

蜮蜚非所宜有以有為災也至于螟螽之為害則多

與有不足以言之矣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凡内大夫以君命出曰如某今公子結媵而不曰如

陳蓋結實欲要齊宋之盟故假媵事以行爾而非有

君命矣且媵非所以于鄄者也遂及齊侯宋公盟惡

專命也

夫人姜氏如莒

按本例云是加月以見譏者然公子結遂及齊宋盟不月後事亦不得而月二十年二月夫人姜氏如莒加月以譏是其例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此公子結爲之也結不終陳人之媵抗齊宋二君之盟此三國所以共怒而魯卒見伐也傳謂大夫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結一出使而致

三國之來伐何以謂之安國家而利社稷哉其說誤矣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莒魯蓋婚姻之國也故夫人亟如莒夫人亟如莒非禮矣故月之以見譏且春秋譏夫人如莒而不譏夫人如齊與會齊侯則其義深矣夫人如例時

夏齊大災

大疫也不以月志知其為大疫也火災例月疾災例

時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書稱眚災肆赦肆放也眚災非故為罪者則放赦之又稱宥過無大言過誤雖大者亦宥之也則肆大眚之義可知矣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諸侯之大夫皆命於天子雖有罪必請于天子不得專殺也故孟子稱葵丘之盟戒曰毋專殺大夫然則春秋凡書殺大夫者皆譏也有罪而見殺猶以為譏

又況無罪而殺之乎故春秋之例稱國以殺大夫舉重者君討之辭也殺有罪也稱人以殺大夫舉微者下殺之辭也殺無罪也陳人殺其公子御寇知其無罪也其不稱大夫未命為大夫也公子貴矣今公之子也尊為之君親為之父而不能保其臣子之無罪而見殺以陳侯為病矣

夏五月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公盟也何以不言公恥與大夫盟也著日而後盟知公之盟也然則高傒何以不貶高傒至防而公及之盟高傒之罪薄矣隱十年取防知防之爲魯地也然則與乎及晉處父盟矣按本例云喪盟何以不譏譏喪盟例去日則無以見其爲公盟也春秋欲有所見者不嫌矣

冬公如齊納幣

納幣大夫之事也而公親之又未終母喪而嘉禮是行以公之惡爲甚故春秋盡其辭且不月以見惡焉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當是時公行不致者以桓安之也今公親接于齊則致焉何也公居喪而納幣又親焉其為不孝已甚夫不孝之人霸者所宜討而桓乃親與之為禮雖桓亦危矣況於莊乎故於下觀社逆女皆致也於其行既盡其辭又變例以見之其反也致焉春秋之惡惡如此雖然致莊其有以譏於桓矣

祭叔來聘

隱元年祭伯來不稱使不目其事知其以私事行也

此曰來聘是將公事者也有公事而不稱使知假天子之命以來爾故春秋不稱使而目其事以見其實焉且為人臣而外交罪矣況假天子之命以行者耶故直曰祭叔來聘以惡之其譏明矣

夏公如齊觀社

外忘父讎内不終母喪而親納幣又如齊觀社以從宴好以公之惡為已甚故春秋盡其辭且不月以見

惡焉

公至自齊

荆人來聘

春秋之例外裔略而不人稱人者其君也荆固裔也稱人而來聘何也荆日以彊能行禮於中國故進之也進荆所以傷中國之微矣

公及齊侯遇于穀

蕭叔朝公

蕭叔蓋與許叔紀季蔡季同義彼三者皆入而為君繼兄而當國惟蕭叔其後不經見以理考之而知也周官諸侯之世子誓於天子則下其君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於是乎有朝會之禮矣故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春秋無譏焉則蕭叔以母弟而繼世明矣向使非弟其可言叔乎不為世子其可言朝乎傳謂小國之君未命者然於例自當稱名邾儀父郳犂來是也未有稱字者知傳之誤矣其言朝公何

公在乎穀也見公在穀而蕭叔因朝焉爾故不言使

又不言來其譏明矣

秋丹桓宮楹

丹楹刻桷天子之禮也魯以周公之故得用天子之

禮然可以用於周公之廟不可用于羣公之宮丹桓

宮楹刻桓宮桷譏僭也宗廟事之輕者例當月此不

月以見譏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此公與齊侯會謀昏期故明年夏公如齊逆女也桓盟不日不正齊魯之為是盟故復日之以見譏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宫桷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春秋譏不親迎然則公親迎之為禮也公於齊則有父讎之弗報於内則有母喪而圖昏二者天下之大

惡而公能安之然則親迎祇以為罪也故不月以見惡焉

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春秋之例使大夫逆則曰某以夫人某氏至自某公親逆則曰公至自某夫人某氏入大夫之卑不可以挈夫人故以夫人致焉然夫人不可徒行故又兼以大夫致也曰某以夫人某氏至自某是也公則尊矣夫人挈乎公者也故致公而不致夫人志夫人之入

而已曰公至自某夫人某氏入是也夫人從君于喪
娶則何以不貶于其入不貶于其孫不貶于其薨不
貶而于喪至焉貶舉其重者也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大夫之婦同宗者也宗婦覿淺事也例當時而以日
志所以致譏乎用幣焉爾繼日之下不得不別加日
以見之也
大水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

曹羈蓋曹君也戎侵曹曹君不能守而出奔故赤歸於曹而自立也曹羈之立踰年矣何以不稱曹伯見羈之不當立也莒展與出奔吳亦是矣鄭伯突出奔蔡亦不當立者則何以稱鄭伯突之不當立前見矣

赤歸于曹

公子赤也何以不稱公子見其不正而不當立也突歸于鄭亦是矣其言歸何見赤之歸而為君也

郭公

郭公于文不終疑闕也傳謂赤爲郭公誤矣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其曰女叔蓋字也當時之辭爾見女叔之專也夫女叔之專而春秋無異辭以見之何也變名而爲字此春秋所以見之也紀子帛鄭祭仲宋孔父子哀華孫之徒是矣而傳者謂嘉之故不名且裂繻有專命之嫌祭仲有逐君之惡孔父有見殺之咎而華孫子哀

有恃貴之罪春秋何以嘉焉推是五者則女叔之有

譏可知矣春秋以例見者不疑也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禮有救日則詔王鼓蓋求乎陽以勝隂之道也未聞

有用牲于社之爲禮也社隂也而用牲焉是求乎隂

而非所以勝隂之道矣

伯姬歸于杞

嫁於諸侯則歸之其不書逆逆者微不道故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大水而鼓可也求乎陽以勝陰也用牲于社于門是求乎陰非所以勝陰之道矣用牲于社例當月其不月以見譏則知日食而用牲于社是亦不月者也

冬公子友如陳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

來而不拒去而不追者治戎之道也且戎未有害於

我而公固伐之公不能內治其國而遠事於戎以公
為失所務矣故不月以見譏
夏公至自伐戎
伐戎危矣遠乎中國不能安也
曹殺其大夫
殺大夫何以不名衆也不可以名舉矣晉殺三郤陳
殺二慶猶可以名舉也前年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
歸于曹赤歸而為君宣諸大夫多有不附于赤者邪

故赤追治其事而誅殺者衆也然稱國以殺蓋得其罪矣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按本例云不正公會兩國之微者以出故不月以見譏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伯姬公之姊妹婦人既嫁見兄弟不踰閾而公會伯姬于洮非事也故不月以見譏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衣裳之會也凡桓之盟固未有書同者惟十六年與此二十七年幽之盟則言同十六年之盟桓始霸未能同諸侯以同之然後同也至此復尋前日之盟而桓之功德猶未信於諸侯故復言同亦以同之然後同也自救邢盟魯封衛伐楚而後功德具見自是之後凡六會盟而莫有言同者以見諸侯之從桓不待同之而自同云爾夫諸侯之盟以日為信而桓文之盟

則不日以為信諸侯之盟以同為美而桓文之盟以不同為美然則春秋變例以見美于桓文者其詳如此雖然幽之盟已不日矣蓋桓之于已則自信而於人猶有未同故也雖然固不以兵車矣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大夫越國而葬人非禮明矣

冬杞伯姬來

莒慶來逆叔姬

卿自逆也不書歸春秋之例内女嫁于諸侯則書歸嫁于大夫則不書歸爲諸侯夫人則卒之不爲諸侯夫人則不卒之

杞伯來朝

公會齊侯于城濮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稱人以敗者未至乎甚敗也而傳謂不稱師敗者未

得乎師誤矣其不地於衛也凡戰於國者舉國戰于宋是也今不曰戰于衛而曰衛人及齊人戰以見衛人欲戰也春秋之戰及者為主雖然何以知衛人之欲戰蓋衛人欲掩齊師始至未備故以至之日而遂戰甲寅戰之日也知於伐之日而戰矣交譏之也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秋荆伐鄭

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凡救善之也然不正公會兩國之微者以出故不月
以見譏

冬築郿

疑郿下當有圍字或脫之爾傳謂邑曰築都曰城似
妄也

大無麥禾

書無麥苗又書無麥禾或言苗或言禾始生曰苗已
秀曰禾蓋謂稻也周之七月夏之五月稻始生而苗

周之十月夏之八月稻已秀而禾故彼於秋言無苗此於冬言無禾也然何以名麥而不名稻未成乎穀也何為兼言之兩穀不登則病矣

臧孫辰告糴于齊

凡先曰如某而後目其事者君命之辭也今不曰如某而直目其事見臧孫自行而非公命者矣書曰臧孫辰告糴于齊惡專命也傳謂國無一年之畜故為莊公諱誤矣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廐

不言作因其舊而新之也因舊而新之淺事也何以書冬大無麥禾至於告糴則其國病矣則延廐雖未新可也譏其不恤民明矣

夏鄭人侵許

秋有蜚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紀季之妻隱七年歸于紀者是也紀已亡矣而猶繫

之紀凡以見紀之存焉爾

城諸及防

言及者先後之辭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次于成

不目其人蓋微者欲以救鄣而不能者也

秋七月齊人降鄣

郕降于齊師郕自降也齊人降鄣劫而降之也不正

其以力服人故月之以見譏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按本例所釋與莊四年齊侯葬紀伯姬同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齊人伐山戎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夏四月薛伯卒

隱十一年薛稱侯來朝今稱伯蓋與滕杞之屬或稱子或稱伯或稱侯同例此皆當時小國於其朝會之際主者得以上下其禮其以侯伯之禮事之則書曰侯曰伯以子禮事之則書曰子此魯史之舊文仲尼從而不更以見周衰之亂典禮不明大國恣横雖諸侯之爵命不能自有而屢為大國之所遷易雖然於其以卒赴蓋其臣子之辭爾而亦自降何也彼小國習見輕於大國臣子雖愛其君父猶不得不降名以

赴也不然魯固以降禮待之乎然則何獨滕薛杞為然
蓋是時三國之微猶附庸耳而其爵則為公侯此宜
為大國之所惡而見畢也

築臺于薛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彼云衛俘俘囚也此言戎捷然則捷不獨俘矣獻畢
者之事也齊侯為霸主而親獻捷于我非所宜獻也
其有警於我乎故月之以見譏獻捷例時

秋築臺于秦

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今一歲之間而三築臺以公為盡民之力矣然則何以不變例以見譏一歲三書築臺其為譏亦明矣春秋之義其於辭不足以見襃貶者然後日月之例變焉又其甚惡然後盡其辭復變例也

冬不雨

謂一時不雨志災也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一歲三築臺冬又不雨而復城邑以公用民之力為已甚矣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三家皆謂季友酖公子牙春秋不言殺為季子諱也

凡春秋所為諱者必將有見焉公子牙之殺無見也豈三家之傳失之乎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弒也何以知其弒以閔公不書即位知其弒也

公子慶父如齊

公子慶父弒君矣其出不曰奔何也慶父非奔者也春秋志之以見魯國之亂君薨子弒國內無政罪人不討彼得公然而行以適霸國且以罪齊桓主中國之盟不能為魯討賊而受之也雖然春秋之例內大

夫以君命出則曰如某公子友如齊季孫行父如晉之類是也非君命出則不曰如某臧孫辰告糴于齊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之類是也不然則直曰奔耳今公薨子弑國内無君而曰公子慶父如齊見其怙姦不忌猶假君命以行爾且當其無君而以有君之辭言之蓋春秋變例以見其事焉雖然春秋侵伐之事固有有君命而一皆不以君命之辭言之何也天下有道征伐不自諸侯出自諸侯出已失之矣自

大夫出尤失之矣然則不以君命之辭言之無他嫌
與諸侯之專征伐也
狄伐邢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經解卷四

宋 崔子方 撰

閔公

元年春王正月

閔之不即位知子般之弑也

齊人救邢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季子來歸

此公子友而曰季子賢之也曰來歸喜之之辭也以見魯人之情有望於季子如此之深子般之弑季友在外賊不得討魯人以為必得季子之賢然後乃能治國而有為故季子來歸以喜書也然而卒受慶父使復為亂而弑閔公又不討賊使彼猶得以公子之親而出蔽兄弟之小愛傷君臣之大義故春秋於公子慶父奔莒文無所貶者所以明著其事以責季子

也終有以責之故始有以望之比來歸所以書者歟三家知春秋賢季子而不知其所以深責季子也管叔之亂不及慶父而周公不隱繇是言之則季子之過明矣

冬齊仲孫來

傳謂公子慶父者是也何以知其然夫春秋欲有所見則文有所變公子友而曰季子加子焉賢之也公子慶父而曰仲孫目氏焉疏之也係之齊者弑君之

人其義當絕於魯且以責齊桓受魯賊欲見其自齊而來故係之齊也其曰來者怒之之辭也於季子言來歸則其辭喜於齊仲孫言來則其辭怒可知矣蓋於公子慶父如齊奔莒方責齊桓而慶父之惡未見故於其來而深惡之而曰齊仲孫也後之學者不疑公子友為季子而疑公子慶父為齊仲孫何也春秋恐以慶父為齊仲孫有所疑也故特見之又恐以友為季子有所疑也故於其卒曰季友見之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是時魯人短喪於莊公之薨二十二月矣遂去喪從吉而為此禘也猶僖公薨二十一月而文公遂大事于大廟則魯之短喪明矣其言吉何未可以吉也目禘譏其為禘也葢禘者周之盛祭五年乃一行之合羣廟之主于大祖而審諦昭穆者也今獨曰于莊公見其不及羣廟之主也獨于莊公而為禘其為非禮

明矣

秋八月辛丑公薨

不地弑也君弑國亂葬禮有闕故不書葬以徵臣子之罪也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其不日蓋以罪略之則異乎公孫于齊矣

公子慶父出奔莒

慶父不貶以責季子也内大夫奔例日謹有罪也夫

人與慶父同惡蓋同日而出奔夫人先不日故慶父亦不得日也慶父不日然後知與夫人同日奔矣

冬齊高子來盟

齊侯使高子之來欲以觀魯之治亂而有覬魯之心高子知魯之援為可親也於是請盟焉以立僖公然則不失奉使之宜求盟以親魯者高子為之也故不稱使以見之又從而賢之曰高子與屈完來盟于師同義

十有二月狄入衛

此滅也何以不言滅為桓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夫桓公主諸侯之盟任天下之重攘冦亂安中國今狄滅衛而不能救宜桓公以為恥也桓公之所恥故春秋為之諱矣莊公之季年狄伐邢齊人於是乎救邢會明年魯有内亂桓公外平狄於邢内治難於魯區區二年之間君臣會盟聘問之好曾無虛月狄于是間齊之有事于東方也乃来間而伐衛衛懿公不得

於國人敵至而不支一戰而遂亡然則齊人未暇於
謀衛而衛已亡矣此固桓公之所為恥也雖然為之
諱必將有見焉僖二年書城楚丘城楚丘以封衛也以
封衛則衛之滅明矣國風存載馳之詩則衛之滅不
患乎不見於後世

鄭棄其師

鄭伯惡高克使將兵次于河上久而不召師潰而歸
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人故清人之詩存則鄭棄

其師可得而知也不曰鄭伯又不曰鄭人而獨舉鄭

焉兼君臣之辭然則鄭伯高克俱罪矣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經解卷五

宋　崔子方　撰

僖公

元年春王正月

僖公之不即位見閔公之弑也

齊師宋師曹伯次于聶北救邢

古之用兵觀勢而後動次于聶北為之聲援蓋救邢也傳謂言次非救似誤矣桓公攘外患而安中國區

區以是為己任卒復衛邢春秋與其有功而曰言次

非救何也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此當曰諸侯城邢是師也非諸侯也當曰諸侯之大夫城邢是師也不可以稱大夫也當曰諸侯之師然春秋未有稱諸侯之師者必歷數之如桓十三年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是也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凡夫人薨不地夫人之居有常處其薨不必地也其地故也蓋齊人以夫人歸至夷而殺之也然則何以不言齊人以夫人歸為内諱也春秋所為諱者必有以見之下言齊人以歸不疑矣成八年書杞叔姬卒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此以歸亦在薨下而不言以喪歸知非以喪歸者也先薨而後以歸然後其事見矣

楚人伐鄭

楚何以始稱荆今稱楚荆以州號楚以國號楚已強能自同乎中國故春秋從而進之進楚所以見南蠻之強而傷中國之微也楚自是而後例以中國矣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

衣裳之會也桓會不月公八月與邾人會九月而敗其師以會為不信矣故月之以見譏按本例云譏喪會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於會則月於敗其師則不日凡以見譏焉爾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

傳謂莒無大夫大夫季友之獲誤矣莒固有大夫矣莒慶莒意恢之類是也即無大夫其接於我也若邾鄅小國亦書其人蓋以我事而書如邾畀我邾快鄅世子巫之類是也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不稱姜貶夫人不得於父母家故貶其姓文姜之罪

其終不見故於其始孫貶焉哀姜之罪其終見於齊人殺之故不於其始孫貶而貶其以喪至生而出見殺而歸以為莫重乎其以喪至也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楚丘衞邑諸侯城之以封衞也不言孰城順桓意也狄滅衞桓公以為恥城楚丘以封衞桓公不以為功為之諱其始必為之諱其終夫桓公之功所以從簡書安中國存亡繼絶唯是之為最春秋於其所恥者

則順其意而畧之畧之所以重見其美也書邢之事則以詳書衛之事則以畧詳畧不同然後當時之事可知而桓公之功著矣雖然亦必有見焉定之方中之詩存則城楚丘之事亦明矣使後世之人智者晰於理而不疑愚者質於事而不惑是聖人之意也春秋書城者二十九未有以月志者今城楚丘獨以月志見桓公之急於存亡合諸侯之衆曾不踰月遂城衛都云爾變例以為言所以見美於桓公也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虞師晉師滅夏陽

三家載虞虢之事詳矣重以孟子之言而取信焉春秋之例國曰滅邑曰取夏陽邑也而言滅此聖人之深意葢當是時虞虢爲脣齒之國虢之有虞猶虞之有虢勢相倚也夫夏陽者虢之塞邑而晉師之所由入也夏陽亡則虢必亡虢亡則虞必亡矣故於夏陽不言取而言滅以見夏陽之重繫兩國之存亡夏陽

一書滅而兩國之滅不復言矣於虞之滅也則曰晉人執虞公以見虞之滅已久晉人特執一虞公云爾夏陽之役晉為之主而先虞師何也猶曰虞不假晉道則晉不可得而至乎虢晉之得至乎虢者由虞假晉道而先為之率也故春秋以虞首惡焉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黄人盟于貫

衣裳之會也見齊桓之盛遠致江黄之人莫不來會也

冬十月不雨

楚人侵鄭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夫禮有雩雩者求雨之祭也然春秋于書不雨書旱之年則未嘗書雩于書雩之年則未嘗書旱與不雨何也葢春秋之例凡雩而得雨則書雩雩而不得雨則書不雨為災則書旱今歴三時而三書不雨僖公之憂民閔雨數為之雩于雩而不得雨則又書不雨

書之詳以志其勤也彼歷三時不雨而畧曰自某月不雨至于某月于文之世三書之見文公不憂民閔雨而不為之雩則異乎僖公之賢也此詩人所以頌僖公之能務農者歟按本例云於雩之時而不雨則以時志不雨於雩之踰時而不雨則又各以首月志不雨

徐人取舒

舒葢楚屬邑按諸家皆以舒為楚屬國崔氏獨以為邑葢拘于書取之例也徐人恃齊故取之也及桓德既衰而後楚亟伐徐徐之禍自

此始矣

六月雨

以不雨為憂則以雨為喜矣故志之也

秋齊侯宋公江人黄人會于陽穀

江黄小國且遠以桓公之盛曷為數與其微者會盟江黄漢陽之諸姬實附于楚齊桓方欲事楚故數與此二國會然其君畏楚不敢輒出是以皆使大夫至也江黄之禍自此始矣是時齊與江黄謀楚明年遂

興陘之師則斯會也其有兵車矣故不在九合之數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涖盟主彼盟也而我欲之來盟主我盟也而彼欲之其盟强矣春秋譏焉故例皆不月以見之

楚人伐鄭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蔡邇于楚而親于楚自桓之覇數會諸侯而蔡不至

故先侵蔡而遂伐楚也其言次何見桓公師止于陘以問楚罪而不遽加兵焉凡桓會不月其月為蔡潰也凡潰例月

夏許男新臣卒

不言卒于師內桓師也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屈完之來楚子使觀齊師之强弱而欲為之慮屈完知齊侯之義為可服也於是請盟焉以安其國故不

稱使以見度事之宜而能求盟者在屈完也春秋與

之且是時楚未有大夫而曰屈完葢進之也與齊高

子來盟同例其先言來盟于師又言盟于召陵始求

盟之時師在陘也與之盟之時師退于召陵矣故兩

言盟也且見楚已求服故桓公為之退舍以禮楚

齊人執陳轅濤塗

責師不忠者濤塗之罪也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齊人及之也承上齊人執轅濤塗無他事不再言齊人不疑也不言遂以見其為一事而已猶曰執陳轅濤塗而伐陳爾然則何以不言以不與濤塗俱也江黄本楚與國雖數與齊會盟然而畏楚不敢與陘之師楚既內服然後從齊以伐陳也

八月公至自伐楚

先侵蔡後伐楚又盟召陵而獨以伐楚致二事偶以其大者致也不以會致召陵之盟盟屈完而已

葬許穆公

冬十有二月公孫兹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召陵之會齊人有怨于陳不欲重勞諸侯之師故獨與江黄伐之今又合七國之大夫而復侵陳陳雖有罪執其人伐其國可也而又侵之以齊為已甚故月之以見譏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忘天性之愛忽社稷之重而殺其嗣子以晉侯為大惡故斥其爵以惡之凡殺世子母弟者目君也

杞伯姬來朝其子

其子何以不名弱也譏不在其子故以略言之其言朝何是為世子者也然則何以不言世子世子者世其世也可以繼杞不可以繼伯姬然則何以不言朝杞世子言杞世子則疑非伯姬之子也婦人而朝其子非禮明矣

夏公孫茲如牟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衣裳之會也殊會王世子尊之也尊世子所以尊天王也所謂正而不譎也此齊欲會而以公及之變例也見齊之避不主也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再言諸侯見王世子不與盟也齊桓行霸尊王室不

敢上盟王世子諸侯自相與盟爾

鄭伯逃歸不盟

鄭伯與於會矣但不與盟爾是有畏於楚故也當是時楚之强已加乎中國矣

楚人滅弦弦子奔黄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此滅也其不言晉人滅虞何也見夏陽之滅而虞已

亡矣晉人特執一虞公而已春秋惟宋以二王後稱公其餘諸侯未有稱公者死則以例稱之凡言葬其公者是也今虞公見執而稱公以見國滅而身死焉故以死例稱之不然則與楚人執徐子晉人執鄭伯同例何以見其國滅而身死乎夫貪賂忘親甘佞言而自取滅亡之禍者虞公之罪也凡執諸侯與内大夫例月執外大夫例時虞執不月凡以見虞之亡也

六年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責逃盟之罪也

秋楚人圍許

諸侯遂救許

蓋上圍新城之諸侯間有楚人圍許于文不屬故再曰諸侯也其他類此

冬公至自伐鄭

先伐鄭後救許不以救許致二事偶致其大者也

七年春齊人伐鄭

夏小邾子來朝

鄭殺其大夫申侯

申侯與陳轅濤塗為讎者也齊人伐鄭故鄭殺申侯以說于齊而後世子華受盟于甯母也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曹伯班卒

公子友如齊

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欵盟于洮

王人微者而序諸侯之上尊王命也曹伯在喪而不降名春秋亦如其志而已洮之盟衣裳之會也

鄭伯乞盟

鄭伯蓋與於盟矣志其乞盟而已如陳侯如會已與於會矣志其後至而已春秋不失實如此

夏狄伐晉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致夫人而不稱氏姓畧之也立妾之辭也僖公即位未嘗納幣逆女而下書夫人姜氏知立妾而爲之矣其言致何猶致女也父母家之辭也不正公以妾爲妻故以其父母之辭致之且畧之也夫宗廟之祭或書祭或書有事何也譏在祭則目祭譏不在祭則書有事而已譏在祭則目祭烝嘗吉禘用郊之類是也

譏不在祭則書有事有事于大廟有事于武宮之類是也禘于大廟用致夫人譏致夫人也然復日其祭何也蓋兼譏之禮人君三年之喪畢而祫五年而禘自是以為常今僖公即位八年矣而為禘知非所以禘也其言用致何見為此禘者特用之致夫人而已然則不當禘亦明矣與用郊之言用同意春秋之事於其辭不足以見褒貶與有疑者然後日月之例變焉今禘之譏明矣然復不日何也嫌於致夫人之為

禮故又不日以見之致夫人重事例當日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九年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衣裳之會也夫桓盟不日以為信且葵丘之盟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加五命以令諸侯此桓之盛而反日

之何也周衰之末天下無王諸侯有能興起者則易
然也以桓公之盛管仲之賢而不能有志乎此乃區
區為伯者之政此孔子所以小之雖然當春秋之時
所以攘戎狄安中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免民於左
衽之患者桓公之功也春秋與其伯而小其不至於
王故於九合之會則信之以致其美於葵丘之盟則
變例以見譏焉然獨於是盟然後見譏何也猶曰桓
之盛極此而已無能為矣故譏之也

甲子晉侯佹諸卒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其曰殺其君之子何奚齊蓋未立也晉侯始死其國
多難大臣各欲有所立故荀息奉君命而立奚齊未
果而為所殺也且稱世子則不可稱公子則不見其
君之所欲立者故繼之先君而謂之君之子也如蔡
侯般已死而有猶稱世子亦以其未立故也傳者謂
弑未踰年君之號似誤未踰年之君雖未稱爵然國

人固已君之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此未踰年而稱君之證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此朝也而不言朝不與朝也凡公如其而下不目其事者皆朝也内大夫如其而不目其事者皆聘也夫朝聘之設諸侯事天子之禮也於其所以事天子者備然後有中相聘世相朝之禮然亦罕矣春秋之時公之朝齊晉大國者三十有四而朝京師者一大夫

聘諸侯者五十有二而聘京師者五夫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周歷十三王魯歷十二公而朝聘者才至乎五六則是曠世而無一人以往也蓋當時諸侯所以事天子之禮略而所以事大國之禮詳以内為失所事矣春秋之所不與故一皆沒而不書使漫若以他事往而不為朝聘者雖然於外之來接於我者皆書朝聘焉則於内之往者不患不知為朝聘而或者以為尊魯誤矣

狄滅温温子奔衛

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按本例云失日也弑逆天下之大惡不區區以日月例見也其失日月者闕之志臣子不謹而已後並同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晉殺其大夫里克

秋七月

冬大雨雪

志大也於月有之則書月於時有之則書時時非一

志也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是里克之黨欲立重耳而以三公子之徒作亂者也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僖公夫人也未嘗書逆葢致於大廟而後為夫人者也不正公之以妾為妻又且與之出會故不月以見譏

秋八月大雩

冬楚人伐黄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黄

桓始事楚江黄來會今楚伐黄而齊不救以至於滅

見桓之德衰矣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衣裳之會也

秋九月大雩

雩或書月或書時蓋於雩之月而得雨則以月志於雩之時而得雨則以時志

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此會于鹹之諸侯也間有大雩公子友如齊於文不屬故再言諸侯傳謂不書其人有闕者似誤矣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下書季姬歸于鄫是始嫁之文然則此時猶未嫁也未嫁之女而乃與鄫子遇又終歸之于鄫此何義哉故月之以見譏然則傳謂季姬來寧者誤矣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按自此至僖三十三年永樂大典並闕

狄侵鄭

冬蔡侯肸卒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至是始純用五年一朝之制同于事天子之禮矣按此下經解九條並從黃震日抄撿補

楚人伐徐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按本例云厲楚厲也傳曰伐厲以救徐是也桓以安中國撫諸侯為己任不能卻楚以救徐而顧伐厲厲何罪焉伐國以救國未可以公天下也於桓為病矣故加月以見譏

八月螽

九月公至自會

季姬歸于鄫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冬宋人伐曹

楚人敗徐于婁林

按本例云三年徐人取舒舒楚屬也蓋徐人恃齊而取之也桓徳既衰故楚亟伐徐敗之婁林徐之禍有以自取故不月以見譏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按本例云外異例時然春秋晦朔有事則書晦朔謹終始也志朔則不得不志月與日矣又嫌二者同日故加日月以見之凡事之嫌者殊志也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按本例云齊桓牡丘之盟陽穀之會淮之會蓋有兵車也是時桓德既衰楚亦內侮伐徐敗婁林之師桓

公於是合諸侯以救之又為之伐厲伐英氏以報
楚則其有兵車亦明矣故淮之會加月以見譏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敗徐豈英氏有力乎

夏滅項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九月公至自會

按本例云齊桓會例不月淮
之會譏也故月往而月致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齊桓之覇自莊十六年盟于幽至僖十六年盟于淮
凡十有二會而孔子稱桓公九合諸侯者舉其不以
兵車者而已莊十六年九國盟于幽二十七年五國
又盟于幽僖元年六國會于檉二年四國盟于貫五
年八國會王世子于首止七年五國盟于甯母八年
王人與七國會于洮九年宰周公與七國會于葵丘
十三年八國會于鹹凡九合諸侯不以兵車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按本例云不正四國之伐喪故加月以見譏

夏師救齊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狄救齊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冬邢人狄人伐衛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按本例云滕子書名失地之君也夫諸侯有失地者諸侯相與納之可也今宋襄圖霸不能懐綏小國又

因其微弱而遂執之以宋為不義故加月以見譏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鄫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秋宋人圍曹

衛人伐邢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按本例云盟于齊主齊而盟也是時齊桓既卒宋襄圖霸以劫諸侯蓋諸侯不肯從宋而後為齊之盟所以未忘桓公之功也春秋善是盟故亦信而不月猶之桓公之志爾傳謂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

齊桓之德猶信也

梁亡

按本例云梁之亡也不以月志然後知諸國有以自取滅亡之禍者其不月明矣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夏郜子來朝

五月乙巳西宮災

鄭人入滑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冬楚人伐隨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夏大旱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

以伐宋

按本例云凡大國執例月此特譏之而以時志爲中國恥故畧之也

冬公伐邾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按本例云邾我之與國也冬伐之春又伐之而取其邑秋又與之戰以内為迫人已甚故不月以見譏

夏宋公衞侯許男滕子伐鄭

宋公釋乎執而遽伐鄭所以怒楚而致戰也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秋楚人伐陳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按本例云王者無外然則天王之出見不能爭其家而出也其曰出失内之辭爾然于外猶得其所居焉故曰天王出居于鄭也夫貴為天子而不能容其母弟以得罪于母亦甚矣故春秋盡其辭且不月以見譏

晉侯夷吾卒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宋殺其大夫

豈嗣君三年喪畢而治泓戰之罪諸大夫有以衆死者乎按黄震日抄云此以宋事臆度之不若闕所不知也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葬衛文公

按本例云大國次國之葬例月其越禮而葬者僭也故加日以見之其不及禮而葬者過也故去月以見之傳稱宋華元樂舉厚葬文公令宋公之葬實日衛文侯之儉也令衛文之葬實不月以類考之可知矣古人以送死可當大事故春秋以葬禮為重於其過不及者明著譏焉按此與經解卒葬不著例之説異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巂弗及

夏齊人伐我北鄙

衛人伐齊

公子遂如楚乞師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按本例云傳謂夔子不祀其祖楚人讓之而夔子終不祀也故楚人滅夔夫有不祀之罪而且致怒大國者取亡之道春秋譏焉故不月以見之國滅不月則以歸不得而日也

冬楚人伐宋圍緡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按本例云公特遠國之師以伐甥舅之國而取其邑致怨之道故不月以見譏

公至自伐齊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乙巳公子遂師師入杞

春接其君秋入其國以内為過于杞無譏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是時齊桓既沒楚人肆横執宋公伐宋國敗宋師獻宋捷圍宋邑不道於宋已甚今又圍宋宋之盟猶薄之盟爾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按本例云晉文始霸也桓文之盟不日以著其信則此何以日為下公朝于王所當日也加日於上知既盟而朝同在癸丑之日耳

陳侯如會

公朝于王所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陳侯款卒

秋杞伯姬來

公子遂如齊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

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

河陽之會三家皆謂再致天王似誤矣溫之會天王未嘗與自為河陽之狩耳何以言之彼踐土之盟加朝之日於盟之上知既盟而朝同在癸丑之日則王

在踐土明矣此則先書温之會又書狩于河陽然後書壬申朝于王所三者似異日則温之會天王不在温亦明矣然河陽遠矣王適以諸侯會温之時而遽為河陽之狩是王實欲會諸侯假狩之名以行爾温者河陽之地也於諸侯會以其邑言於天子狩以其地言晉文行霸帥諸侯朝王以尊周室春秋予之此所以志公之朝也按本例云有日無月蓋月闕又黄震日抄云召王者左氏之言下勞者後世之説以經文為正則諸侯之會在温天子之狩在河陽諸侯既會而復以壬申日朝于王所其事

不過如此若王室微諸侯强天王因出狩而就見其迹亦曉然可知也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諸侯遂圍許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公至自圍許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秋大雨雹

冬介葛盧來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衛侯鄭歸于衛

晉人秦人圍鄭

鄭不會翟泉之盟時秦晉方睦故相與圍之 桉黃震日抄云

諸家多據左傳謂晉文嘗過鄭鄭無禮而報怨考𤾯土與溫之會鄭伯皆在豈至是始責舊怨哉

介人侵蕭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公子遂如晉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癸巳葬晉文公

狄侵齊

公伐邾取訾婁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晉人敗狄于箕

冬十月公如齊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乙巳公薨于小寢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乾隆御覽之寶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謄録監生臣鄭啟緒
謄録監生臣尹大謙